



DAKEXUEJIA JIANG DE XIAOGUSHI
YOUCHANG DE SUIYUE

贾兰坡◎著

悠长的岁月



贾兰坡

插图珍藏版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著名考古学家 ● 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 因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饮誉世界

从当练习生开始，贾兰坡先生靠自学，研读了民族学丛书，掌握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初步的化石的过眼本领。他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院士。在悠长的岁月中，他一步步地拓宽着历史遗迹的疆域。

DAKEXUEJIA JIANG DE XIAOGUSHI
YOUCHANG DE SUIYUE

贾兰坡◎著



悠长的岁月



兰坡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悠长的岁月/贾兰坡著.—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11
(大科学家讲的小故事丛书:插图珍藏版)
ISBN 978-7-5358-4929-8

I. 悠… II. 贾… III. 贾兰坡-历史-青少年读物
IV. K82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0675 号

悠长的岁月

责任编辑:冯小竹

装帧设计:多米诺设计·咨询 吴颖辉

出版人:胡坚

出版发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湖南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410016

电话:0731-82196340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制: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6.875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8 次印刷

印数:70001—80000

定价:1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
与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31-82196362

写在前面的话

现在城市中，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小孩。为父母的，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小皇帝，不但好吃好喝供养着，还为他们安排了一生，使他们养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他们之间相互攀比，穿名牌，戴名牌，花钱出手大方，但自己动手和自立的能力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很差。这样的娇生惯养，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1996年秋季，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为青少年写一点东西，我没掂一掂轻重就答应了。当我动笔时，就犯了难。写什么呢？我不是大人物，也未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又不是什么劳模之类的人。后来，还是我的儿子贾彧彰说：“您就写一写您怎么从一个中学毕业生通过



自己的努力，迈入院士行列的吧。”他的话启发了我，因而我才写出了这本书。在书里，根据回忆，我把过去的所做所为，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实事求是地写了进去。读者可以自己分辨，好的可取，坏的可弃。“有过必改，得能莫忘”应为一句对每个人都有用的古训。

1984年，我在《少年科学》杂志7月号上以“成功道路何在”为题发表过一篇短文，文中有这样的话：“有的少年朋友向我探询，成功的道路如何走法？并问我：有什么妙诀或窍门？甚至，还以为我真有所谓的‘天才’。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那是在学习和工作中，靠拼命拼出来的，即使有‘天才’，如果不善于利用，也是无济于事的，有时反而更糟，聪明反被聪明误……”

1986年8月，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大学生丛书中的《著名科学家谈智力开发》一书中写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一文，提到：当我进中国地质调查所，被派往周口店帮助发掘时，对这项工作感到很大兴趣，“自己立下宏大志愿，要做专家学者，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一不怕碰壁，二不怕劳累。劳累两个字在我头脑中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白天除了做一般的事务外，一有空就跑到工地帮助发掘。白天工作，夜里读书。我的英文不行，但条件是好的，标本有的是，结合标本阅读有关专业的书，比较容易弄懂，即使只弄懂几句也感到高兴。万事开头难。学习开始阶段是我的一大难关，但有一种力量支持我，无

论多大的难关我也敢闯……”

1983年由我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出版的《人类的黎明》一书的前言中我也写过这样的话：“幸而世界上世代代有这么一批‘傻人’，愿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终身。在真理面前，他们每有所得就笑逐颜开，一无所获又愁容满面。我们相信，一个人想要为人类做出一些有益的事，就无法摆脱这种苦乐相兼的境界。但是他们从来不气馁，总是勇往直前地克服前进中所遇到的一道道难关。我们的先辈是如此，我们是如此，一代一代下去也是如此。一个人能否在短短的一生中为人类做出一些贡献，就看他对摆在面前的问题是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退。”

我最佩服的是那些不畏艰辛勇于工作的人。我在书中经常提到的杨钟健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一起跑野外调查时，他爬坡走不动了，总是一边吃力地爬，一边口中还念念有词：“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在79岁时以“八十不老”勉励自己，写下了“年近八十心尚丹，欲和同辈共登攀”的豪迈诗句。

无论做什么事，都应以“勤”当头，才有成功的希望。未见过贪懒、好玩、一心想投机取巧的人大事有成的。

最后，再谈一下我写这本小书的情形。我今年已89岁了，又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带着高倍花镜，还需拿着放大镜，才能写字，字也写得歪歪扭扭，有时还重叠在一起。漏字、重字的事儿就更不奇怪了。1996年6月得了一次脑溢

血，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虽然痊愈了，但记性大不如前。即使在同一页稿纸上，相同的字，前边写过，后边又忘了，因此字典总不离手。幸而有我的儿子贾彧彰为我把关，边抄稿边改正，把丢的地方补上，重的地方删掉，遇到时间不确切处，翻阅资料查对，着实费了不少力。费了半天劲，总算写完了，如能对青少年读者有点教益，我就心满意足了。

贾兰坡

1997年10月

我的童年	001
断断续续的学校生活	005
考上练习生	009
初到周口店	014
狗骨架和两本书	020
难忘的升级考试	026
学会“四条腿走路”	029
刻在心间的名字	034
主持周口店发掘	040
盐井沟挖“龙骨”	045
发现了三个头盖骨	048
辗转云南行	054
升为技士	061
周口店日寇大开杀戒	064
进修解剖学	068
南下受阻	071
“北京人”失踪	075

“偷”出北京人遗址图	084
结识夏景修	086
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089
与胡适谈合作	092
重振周口店	096
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争论	101
发现了丁村遗址	114
寻找比“北京人”更早的人	121
广西探洞寻“巨猿”	130
河西之行	137
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	145
寻找细石器的起源	153
从死神身边逃脱	168
路途依然遥远	178
流逝的岁月留下了什么	190
后记	206



1908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河北玉田县城北约8公里的小村庄——邢家坞。这个不足200户的村子，北临山丘，南望一片平原，土地贫瘠，村民的生活比较贫困。

据坟地碑文记载：我们贾家原籍河南省孟县朱家庄，在明代初期才迁移到邢家坞。

听老一辈人说，我的曾祖有兄弟二人，大曾祖父没有儿子，按我们家乡当时的规矩，需要把我二曾祖父的长子，即我的大祖父过继给大曾祖父。我的二祖父也没儿子，又从我三祖父一门中把我的父亲过继给二祖父。由于生活困难，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只身到北京谋生。

我们村里有个叫宋竹君的，据说他是燕京大学的前身——汇文大学（后改为汇文中学）毕业，在北京英美烟公司任高级职员。经他介绍，我父亲也进了英美烟公司。父亲本名贾连弟，号荣斋。他的工作部门叫“调换处”，实际上是做一种广告性质的工作。人们只要能集到一定数量英美烟公司出品的香烟空纸盒或烟盒内的画片，就可以到调换处换取挂历、成套茶



贾兰坡的父亲——贾连弟。
(上世纪 50 年代)

具及小玩艺儿等物品。

由于工作日渐起色，人来人往日渐增多，人们都习惯称父亲为荣斋，而他的本名反而没人叫了。当时父亲每月薪水18元，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需花8元，其余10元就托人捎回老家，家中的日子自然好多了。

我家村后的东山上有两个山洞，一大一小，我常常跟着其他小孩到小洞里探洞玩。大洞深不可测，我们从不敢进去。有时用石头打成圆球，从山上往下滚着玩。想不到这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发现石球的打制过程和用途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在村北的小山下，还有一条南北向细长的水坑。这也是我们孩子常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就在坑里洗澡、打水仗。我还常常到地里逮蝈蝈、捉蜻蜓和小鸟。在鸟中，我们最喜爱“红靛颏”或“蓝靛颏”，凡是我们网着的鸟，除了这两种，其余统统放生。当然我们小孩之间，也常常为逮鸟打架，母亲只是拉开了就完，最多打几下屁股。她不许骂人，骂人或偷拿别的小孩的东西，准挨一顿掸把子，东西还要送回。

我外祖母家在门庄子，位于邢家坞村和玉田县城之间，地处平原，风光秀丽，也是个200多户的村子。外祖母住在村前街的西头路北，家中有五间北房。东侧有条路通往后街，小路东边有个数十米长、直通南北街的大水坑，水坑大小东西有三四十米。前街路南有一块菜园，冬季多种大白菜，夏天除种各

种蔬菜外，还种甜瓜、西瓜等。外祖母家我也非常爱去，除了有水坑可以游泳外，更因为那块很大的菜园子，有很多好吃的瓜果和蔬菜，比邢家坞的菜多了很多，何况还有一个比我大13岁的表兄，他常带我去坑里摸鱼和捉螃蟹，又好玩又能解馋。

大约到了7岁，我在外祖母家开始上学了。当地没有学校，读的是私塾。所谓私塾，就是在老师家上课。老师教几个学生，屋里没有课桌，只有个方桌，炕上放个炕桌而已。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还记得，老师叫谷显荣。每天进老师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牌位行作揖礼，然后各就各位，背书或描红模子。学完了三本小书，又学了半本《论语》，谷老师因病去世了。我又到邻村跟一位叫李小辫子的老师学。当时已是民国，但他还是清朝打扮，留着辫子，所以当地人都叫他李小辫，而不知他的大名。他对学生管得很严，背书背不下来或背错了，都要挨掸把子。他给我们讲的课文，我们听了虽然有时似懂非懂，但因怕挨打，背得都很熟。所以到现在什么“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等小时描红模子上的字，我还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大约到了8岁，《四书》读完，又读了点《诗经》，我的外祖母也去世了。此时邢家坞也有了私塾，我又返回自己的家继续读书。

应该说，我识字的启蒙老



贾兰坡的母亲。（上世纪50年代）

师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戴明，虽未上过学，但聪明而知晓大义。村里有个叫王雍的老头，识字最多，他看的小说也多。每到夏天，大家在一起乘凉，都会叫王雍讲故事。母亲常把听来的故事再讲给我听，都是一些“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之类，母亲一边讲一边教导我要学好人，不要做坏事。后来母亲对小说也着了迷，就借来看，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地方就请教王雍，天长日久，她也认识了很多字，就是不会写。到后来，她连不带标点的木版印刷的小说也能看得懂。

父亲在北京做事，家里有了活钱，生活自然好多了。母亲要求我穿戴不能与其他孩子有区别，我只比别的孩子多件内褂和内裤，外表仍是粗布衣裤。别人家的孩子在玩的时候都背着扒簏，边玩边拾柴，母亲也叫我背一个，不要求拾多少柴，就是不能比别人家的小孩有特殊感。这对我作用很大，以至后来，我对待他人，不管职位高低，都能一视同仁，这不能不说是母亲当年教育的结果。

虽然父亲每月捎钱来，但家里平时仍是早饭玉米渣粥加咸菜，午饭和晚饭是玉米面贴饼子加上一锅菜，有时是小米饭。当然过节和有客人来就不一样了。有时为了给祖父下酒，母亲炒个菜，祖父总想叫我一起吃，母亲反对说：“小孩子家，吃喝时间长着呢！不在这一口两口。”过年时，客人给的压岁钱，都得如数上交，母亲又说：“孩子花惯了钱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但过年的新衣、新鞋母亲总是早早就做好了，当然还有灯笼、鞭炮之类的玩艺儿。所以过年是小孩子最盼望的了。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虽然家境不是很宽裕，但童年的生活非常愉快，无忧无虑。至今我还常常回忆起来那时的情景。



我13岁那年，正赶上直奉战争，奉军溃败，逃兵很多。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到处抢劫，用他们的话说：“打是米，骂是面，不打不骂小米干饭。”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父亲对家里很不放心，他抽时间回到家里探亲。一路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使他胆战心惊。他决定不在乡间久留，便雇了两辆骡子拉的轿车（即大车上装个布围子），带着我的祖母、母亲、姑母和我及妹妹一起，到北京暂时躲避。轿车每辆可乘4人，乘1人或乘4人都需花4块银元。平常从老家到北京需两天的时间，这次走了三天，因为怕碰上逃兵，我们有时只好绕着道走。途中的栈房（能停靠大车的小旅店）都被兵占据，我们也只好借宿到百姓家里。当时的百姓家对往来客人借宿都很热情，供吃供住，但不当面收钱，客人要给钱也得给小孩，借给小孩买吃的为名，还了这份人情。否则人家说“我家不开店”，叫你下不了台。

进了朝阳门，到了崇文门外翟家口恒豫隆丝线店，已是掌灯时分。当时北京大多数人家还没装电灯，用的都是煤油灯。



贾兰坡在汇文中学。

我们的落脚处是父亲在我们来京之前预先托朋友找好的。这原是一家闲置的店铺，托恒豫隆代为照料。我们只占用了五间朝东的正房，其他房间还闲在那里。当时的人很迷信，住房子要看了风水才能决定，特别是作为买卖用的铺面房。我们临时租住的这家房子，因有人说里面不干净，闹过鬼，房子很难租出去。租不出去，还要花钱雇人看管，房东当然愿意有人租这房子住，这样证明里面没有鬼；我父母又是不信神不信鬼的人，即使旧历年节也没烧过香或祭过灶王爷。这事对双方当然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时，我父亲辞去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作，在前门外打磨厂集资开了一爿商店——义兴和纸烟店。店子的主要股东是义兴和钱庄，经理是个叫史冠德的山西人。纸烟店就在钱庄的东隔壁。

虽说父亲辞去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作，与别人合伙开了纸烟店，但并没有完全脱离英美烟公司，还负责批发英美烟公司出产的纸烟。当时这类烟店，京城共有4家，分布在北京4个区，每区一家专卖店，出售不许越界。当然父亲的薪金也比过去多了，年终还能分到红利。

在京呆了半年之久，地方上依然平静，老家中的叔叔来京接我祖母等人回家。我母亲陪着祖母、姑母及妹妹一行人又返回了邢家坞。

妹妹贾英伯在家时也读了很多书，且非常聪明，《诗经》背得很熟。她本想留下来和我一起在北京读书，但因家人一

走，我父亲把原租住的房子退掉，在纸烟店我们爷俩合着住，妹妹留下来挤在一起不方便，所以她就和母亲一起返回了老家。

母亲走后，我和父亲住在纸烟店里，并和店里的伙计一起吃饭。父亲把我送到打磨厂小学读高小。国文（即语文）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但数学就困难了。在老家从未接触过阿拉伯数字，学起来非常吃力。有时还涉及到地理以至物理、化学等知识，弄得我一点信心也没有，越学越没兴趣，最后还是离开了学校，在家请了一位先生为我补习。

父亲每天外出，我一人在店里，除了补习功课外也没其他事情可做，自己也不敢外出去玩，很是寂寞。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多。这一年正赶上崇文门以东的汇文学校招生，父亲领我去



贾兰坡一家人吃团圆饭。左起，妹妹贾英伯、父亲贾连弟、祖母、母亲戴明、妻子王栖桐。（贾兰坡 1935 年春节摄）

投考，虽然除国文外其他各门较差，但经过一年多的补习，居然被录取了。我心里明白，这只是凭着运气，而不是凭着学到的知识。果不其然，第二年就留了级。对我来说，留级不是什么坏事，从头再开始，学起来就省力多了。课能听得懂，成绩跟得上，学起来就感到有味道，就这样一直在汇文学校到1929年高中毕业。

为了上学方便，父亲带着我从义兴和商号搬到了东城江擦胡同宋竹君家居住，父亲每月付给他一些费用。宋竹君是英美烟公司的高级职员，也是介绍我父亲进英美烟公司工作的人。后来他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弄得家境败落，我也不得不离开他家，搬到汇文学校住宿。听说宋竹君抽不起大烟，改抽白面儿，最后是家败人亡。

由于时间久远，汇文的住宿费记不清了，但我还记得伙食费分两种：一种伙食费较高，当然吃得也好，大约每月6块银元；一种次一点，粗粮较多，平时菜里很少有肉，只到星期天改善一下伙食。我记得伙食费是父亲领我去交的。收费人说：“差不了几个钱，还是叫孩子吃好的吧。”我父亲说：“还是次一等的吧，不在乎几个钱。小孩不能惯，不能叫他与别人家攀比。”我心里虽不愿意，也只好听从。当然这为我以后不挑吃喝，对在野外吃好吃坏不以为意打下了基础，这也不能不说是父母苦心教育的结果。